

大雁大雁向西飞

■ 阿慧



细想起来，这两年我似乎一天也没离开过棉花。去年走进新疆大棉田，今年着手写棉花大散文。新疆棉花的气息，河南拾棉工的身影，不分白昼地裹挟着我。那感觉，就像街头小贩新出炉的棉花糖，只吃一口就粘在唇上、手指上，丝丝缕缕地牵绊，难以割舍地缠绕。

去新疆，跟随我们河南女工拾棉花，是我多年前的热望。那天，我在回乡下老家的公交车上，偶遇三个从新疆回来的拾

棉女工。她们一路讲在新疆遇到的新鲜事，一边对着手机和家人粗门大嗓地通话，一副见过大世面、腰里装大钱的架势。我突然感觉双颊滚烫，就向她们投去滚烫的目光。从她们破了口的鞋子上，我看见了棉田里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；从她们晒得黑红的脸上，看到了我没有看到过的故事。从粘有细碎棉花叶片的行李包上，我嗅到了新疆棉田的味道。那一刻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要去新疆。

终于有了远行的机会。去年10月，又是新疆棉花遍地开的季节，一批批中原拾棉工，大雁似的飞去了西部边疆。我请示文联主席，说想去新疆采访河南拾棉工，想了解老乡们在新疆的生活、生存情况，还说要和姐妹们同吃同睡同劳动，得去20多天。他说好。

临行那晚，电视里又在播放刚发生在新疆的恐怖事件，声音听起来比往日大，我的心紧了一下。随后追着待嫁的女儿，塞给她一张存款不多的银行卡，悄悄告诉她密码，小声吩咐别告诉她爸爸。又在屋里转了一圈，还是伏在老公耳边，把密码重复了一遍。他突然大声说：你别去啦！女儿站在一旁抹眼泪。

还是到达了新疆昌吉。选择昌吉州，是因为有回族朋友可倚仗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河南拾棉工所在地——农六师新湖农场四分场八连。在离连部40里外的大棉田里，找见了我的河南乡亲。他们男男女女60多人，在棉田里大雁似的排成一行，前头是积雪般盛开的棉朵，身后是红褐色空空的面壳。棉花被飞动的手指抓采，麻利塞入系在腰间的编织袋。我停住千万里追寻他们的脚步，激动地用河南话喊：老乡，俺来了。场面没有我预想的热乎，竟没有一声回应，有人回了一下头，又很快扭回了。他们只看自己的手，双手抽出的棉丝，泉水般永不枯竭。我多情的喊声无力地悬在半空，尴尬地拿眼去看天，只一眼就泪流满面。新疆的大太阳是欺负人的那种毒，光芒好似根根烧红的钢针，刺得人浑身灼疼。

拾棉工们个个戴着遮阳帽，捂着大口罩，这让我很难看清他们的面孔。我走近一个姐妹，小心地叫了声大姐，她在口罩下憨憨地说：别叫大姐，俺没你大。我赶紧改口叫她大妹子，很殷勤地帮她拾棉花，不大会儿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。大妹子说话的声音柔顺了，她说她是河南封丘人，育有一儿一女。老公哮喘，干不了重活，不能外出打工，只好在家养几只鸡鸭。四亩庄稼地给给别人了，每年给些粮食，够一年吃的，钱却远远不够花。女儿即将大学毕业，准备报考研究生，儿子高三，面临高考。大妹子说，眼下正是她拉车爬坡的时候，她可不能松劲。她给服装厂加工过衣服，给医院开过电梯，还给足疗院打过洗脚水，不是干这就是做那，一年到头总不闲着，两个孩子也抽空当家教挣生活费。她对我说：农民闲不起啊，不干就得饿肚子，孩子们就没学上。她抬头望一眼远方说：孩子们考到哪儿，我就供应到哪儿，俺在这土地上把苦受完了，孩子就少受些，巴望儿女过得比俺好。大妹子在新疆拾棉花，一天能拾220多斤，一斤棉花一块钱，一天就挣220多块。一个棉花季子60多天，算起来能挣一万多。大妹子话音里带着笑：俺把俩孩子一年的学费挣下了。这时，我发现大妹子一条腿跪在地上拾棉。她说，这块地棉花棵子低矮，早上来时大家伙都是弯腰拾，腰撑不住了就蹲着拾，蹲不住了就单腿跪地，一到下午就双腿跪地爬着拾了。

私下算来，拾棉工在棉田里，要工作14个小时左右，每天每人弯腰2000多次，平均拾6000多棵棉，摘2万多个棉朵，每天拾棉100多公斤。

中午老板把饭菜送到地里，拾棉工聚拢在一起吃饭。观察到他们裤子膝盖处，几乎都磨出两个大洞，如一个个破败的眼圈，我一阵心酸，泪水滴在馍馍上，吃一口，咸咸的。

摸黑回到八连，旁边的三座土屋，就是130名拾棉工的临时住所。20几个男人，住在南头的两间屋子，西屋和北屋住

着百十个女工。我爬上姐妹们的大铺，她们的体味和被子上的气味，让我在梦中不停地呕吐。一周下来，我和她们味道、形象没什么两样。太阳落山后，气温降到零下，野地里，冻得我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。好心的老板娘让拉棉花司机给我捎来一条看不见颜色的破棉袄。我穿上它帮姐妹抬棉包，被称棉花的老板一把推开，吼：排队去，等叫号！

一挨床铺，姐妹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娘，这个喊：俺的个娘哎，腰杆子快累折了。那个叫：娘啊，不能活了。一个姐妹在梦中也唤娘：娘，娘，从那头帮俺拾花呀。伸出一只手，把被套抓得稀巴烂。大妹子说我半夜也喊妈了，我不承认，扭身就走。她在后头说：怪可怜的，当作家也不容易。

在八连我认识很多姐妹，有死去丈夫的憨妹子，还有一个美容院女老板，她为了减肥来拾棉花，每天减掉半斤肉，裤腰松得耷拉着。20岁的张小平夫妇，他们结婚才半年，没钱装修新房，小两口来新疆拾棉花。没想到刚来40天，小平竟然怀孕了，仍显稚气的小脸蜡黄。我劝她快回家，她眼窝噙着泪不肯走。说来时有合同，半路回家棉花钱只给一半，新房咋装修？再说，身份证交到上头买保险去了，还没有送回来，咋走？几天后我离开八连时，小两口年轻的黑脑袋，还在棉田里一起一伏。

一周后，我在四场三连的棉田里，找到32个我们周口籍拾棉工，她们住在包地老板的家里，每天起早贪黑拾棉花。我遇见的第一个大姐，她打开包裹的手指让我看，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大姐的十个手指甲竟然掉了八个，只剩两个小拇指完好无损。她初来时帮人搓了两天葵花籽，接着下地拾棉花，手指发炎肿胀，她用缝衣针挑脓。几天后指甲一个个脱落，裸露红芽芽的鲜肉。大姐仍然包裹着手指拾棉花，一天也不落。她说，来这就是抓钱的，抓个万把块，回家给未来的儿媳妇买“四金”。四金就是金镯子、金耳环、金戒指、金项链。大姐摇着头说：现在，农村娶个媳妇可不得了，要先盖两层楼，俺村里都有人盖三层了。还得给彩礼，千礼就得七八万，少说也要四五万。女方要多少是多少，你少给了，人家闺女就不嫁，儿子就得打光棍。俺生养了仨儿子，这可要了俺的命，他爹领着老大老二去南方打工了，一年才回来一趟。我给人家当过保姆，扫过大街。每到这季节俺就来新疆拾棉花，已经来过5年了。累得实在撑不住，每次都说不来了，到时候又来了。都是为抓俩钱娶媳妇，为了过上好日子，要想活好，就得活受。俺趁能爬得动，再干个两三年。

姐妹们都是这位大姐招来的，村子离得都不远。大家都是周口人，晚上坐在被窝里说话，感觉就像在老家。她们说，出来干活虽说累，但比在村里热闹，村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，夜里树影比人影多，连狗都少了。这出来还能坐坐大火车，看看大新疆、大棉田、大世界。姐妹的愿望和理想，其实也很大。

这时，一个新疆人站在院子里和老板说话，声音听起来有点急。老板娘进来说，那新疆人是想让姐妹们明天去他的地里拾棉花，这两天要变天，他那200多亩的白棉花，眼看就要沤在地里了。

想起四分场书记的话：今年新疆有2300多万亩棉田。来自河南、甘肃、四川、陕西、重庆等地的拾棉工，达上百万人。河南每年都有三四十万人来新疆，极大地缓解了新疆拾棉工紧缺问题。

我在离开的前一天，新疆落了一场雪，雪花不大，小飞虫似的漫天飞舞。趁棉田还没打湿，老乡们抓紧拾棉花。棉朵白了，棉棵白了，拾棉工身上也白了。

天上响起几声大雁的鸣叫，我抬头急切地寻找，雪花迷蒙了我的视线，雁声渐渐远去。我的老乡们，在棉田里排成大雁的行列，身影越走越远。

大雁在寒冬来临之际，成群结队往南飞，我们中原拾棉工这群大雁，却是结队成群向西飞。鸟儿寻找温暖，人们投向寒冷。人和鸟，都是为了生存，为了有一天能飞得更高。



诗二首

■ 薛顺民

冬日野钓

碧水一湾挂暖阳，冬寒不避钓风光。
休闲怎羡渔人网，漫步但寻郊野香。
投线深潭将有讯，拖漂浮草又无方。
霞飞星上空空返，回望烟村诗满囊。

钓趣

河畔闲暇垂钓竿，祥云薄雾绕芳田。
浅滩漂动蜻蜓立，幽草波浮翠鸟悬。
举线怕惊流水韵，收轮恐乱高山篇。
天人同唱和谐曲，豪赋长林墟里烟。

正义之歌（组诗）

■ 七秩翁

看电视片《长征》

红星闪闪照征程，滚滚铁流神鬼惊。
地霸穷追“礼炮”送，蒋机呼啸盖头迎。
三声雷响震遵义，一幅图宏定北平。
宝塔山边剑指处，莫愁湖畔泣嘤嘤。

看《决战》赞粟裕

淮海硝烟盖地滚，战神粟裕率三军。
一言九鼎良谋献，再谏中枢捷报闻。
顽敌纷纷化灰烬，红旗猎猎扫残云。
闲来戎事重回忆，乐享升平倍念君。

贺嫦娥三号升空

玉兔匆匆返月宫，嫦娥怀抱赴苍穹。
茫茫云海何处去？道道电波华夏通。
金桂捧花迎贵客，吴刚把酒率伶童。
星移斗转三旬七，天上人间齐庆功。

注：人类首次登月是1976年，至2013年已37年矣。

甘夫人——老阿姨

龚老阿姨八十余，品高自不让须眉。
将军解甲归乡里，贤妇负囊离北陲。
抗战英雄功绩建，执鞭师表苦劳随。
讲坛三尺乾坤大，平淡之中见伟奇。

注：龚全珍乃甘祖昌将军夫人，习近平同志亲切称她“老阿姨”。

当代包公颂

贤公豪气薄云天，治国兴邦天地宽。
伏虎三山揽晚月，降龙四海挽狂澜。
师承包拯藐权贵，行效魏征参侯官。
尧舜清明民万福，神州十亿盼长安。